



第一章

鲁博走进房间，将一斤面包，一包猪肉糜和一瓶白葡萄酒放在桌子上。但是，屋子闷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肯定是早晨上班以前，维克托尔大妈在火炉上边加了过多的煤屑。副站长打开一扇窗户，把两肘支在窗口。

这座高楼，坐落在阿姆斯特丹死胡同靠右的最末一排，是西部铁路公司职工的住房。六楼屋顶阁楼凸出角的窗子开向车站，向窗外望去，能够看到一片广阔的地域和一条条铁路坑道，坑道向前延伸，横贯欧罗巴区，一直伸向地平线。那是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灰色的天空，温暖、湿润，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一带显得愈发广阔。

对面是罗马街，阳光穿过尘埃，照射在纵横交错房子上，忽隐忽现，看起来似乎很轻巧。左边，是车站月台挑棚，巨大的门廊敞开着，上面的玻璃被烟熏得黑乎乎的，这一带属于几条主干线，场面很大，一望无垠，邮局和锅炉房把它跟另一些比较小的支线月台分开，如阿尔让德伊、凡尔赛和环城线；右边的欧罗巴天桥，把星形铁路和坑道分开，人们能够看到铁轨重新出现，笔直伸向远处，直通巴蒂尼奥勒隧道。可就在这扇窗子下边的一大片地方，是三条从天桥底下伸出来的双轨铁道和分支，构成一个扇子的形状，支叉又不断增多，无数条支线向前伸展，直到消失在各个月台挑棚之中。拱形桥孔的前边，三个扳道工的道口如同是三个光秃秃的小花园。在铁轨上，拥挤和杂乱地停满了车厢和机



车，一个硕大的红色信号灯，点缀着苍白无力的大白天。

鲁博在窗口待了一会儿，想起了他的勒哈弗尔车站，很有兴趣地进行着比较。每回他都是这样，离开那里来巴黎住上一天，在维克托尔大妈的住所里住下，他的职业习惯也就这样开始了。芒特来的火车让主干线挑棚下的站台活跃起来，他的眼睛注视着是一部调配机车，这是一辆带有煤水车的小机车，下边装有三对低轮子，正在做调车作业，又忙碌又灵活，有时往前，有时朝后，将车厢拉到停车轨道。另一个是独自停在那儿的一部快车机车，一个有两个巨大轮子的庞然大物，从它的烟囱里吐出一股浓浓的黑烟，笔直朝上，缓缓地升到平静的天空。可是，鲁博更关心的是三点二十五分开往冈城的火车，车厢里已经坐满了旅客，正在等待机车。鲁博没有看到停在欧罗巴天桥以外那辆机车，只听到它不耐烦般地发出的轻而急迫的鸣叫声，要求轨道。命令一发出，它立刻回以简短的尖叫，表示已经知道。接下来是启动前的一阵安静，气门打开了，蒸汽向地面喷射，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候，他看到从天桥底下溢出一股白雾的旋涡，像雪白的绒毛那般，在天桥的铁架间回旋。这一边的整个空间变成了一片白雾，但另一边，机车的浓烟还在扩大，黑幕的后边，不断传来汽笛声，命令的呼唤声和一阵一阵的转车盘的撞击声。接下去，白雾中显出一道裂缝，他看见了裂缝的尽头凡尔赛的列车与欧特伊的列车，一列上行，一列下行，交叉而过。

在鲁博要离开窗口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就欠身向窗外边张望，认出了是五楼平台上的车长亨利·多韦涅，一个三十余岁的年轻人。亨利和他的父亲，干线副站



长，妹妹克莱尔和索菲一起住在那儿。两个妹妹都很可爱，金发女郎，一个十八，另一个二十。这一家就靠这两个男人的六千法郎工资维持生活，日子一直过得很顺心。人们常常听到妹妹唱歌的时候，姐姐在笑，家中有一只鸟笼，养满了热带岛屿的小鸟，互相争鸣，发出婉转的叫声。

“啊！鲁博先生，您在巴黎呀？……啊，是的，为了您和那个县长的事！”

副站长再次靠到了窗口，解释他是只得乘当日清晨六点四十分的快车离开勒哈佛尔的。开发部主任的一道命令将他召到巴黎，刚刚对他大大地教训了一顿。幸亏，没有丢掉他的位置。

“那么太太呢？”亨利问道。

他的太太也是愿意来巴黎买点东西的。每回他们出来旅行，维克托尔大妈，这个正直的女人，如果下面的卫生室有事离不开时，就将房间的钥匙留给他们，他们也喜爱独自安安静静地在这里用餐，如今，她的丈夫就在这儿等他的妻子。这一天，由于考虑到首先将事情摆脱掉，因此在芒特只吃了一个小面包。但是，三点钟已经响过了，他饿得差不多要死。

亨利为了表示亲热，又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是在巴黎过夜吗？”

不，不！他们俩将坐晚上六点半的快车一道回勒哈佛尔。是啊，这是请假啊！人们打扰您只是让您将包裹放一放，他们立刻就要回自己窝里去的！

两位职员点了点头，互相注视了一阵子。由于刚才钢琴着了魔似的发出响亮的声响，他们相互听不见对方说些什



么。大概是两姐妹在钢琴上乱弹，放声大笑，把热带岛屿的小鸟逗得也喳喳直叫。这时候，轮到这个年轻人也该乐一下了，于是亨利向鲁博说了声再见，走进了屋子。副站长在窗口又待了一会儿，双眼注视着洋溢青春欢乐的平台。当他抬起眼睛去看那部机车时，发觉它已然关闭了排气开关，扳道工已将它送到开往冈城的列车上了。在滚滚的浓烟中，最后几缕白色蒸汽也消失了，这黑烟把天空搞得乌烟瘴气。最终，他也离开了窗口，回到了房间。

鲁博走到杜鹃钟面前，指针已经指在三点二十分，他作了一个失望的手势。实在是见鬼，塞微莉娜怎么会这样姗姗来迟？每次她走进一个商店，似乎再也不想出来一般。为了缓解难以忍受的饥饿，他想先将桌子上的东西摆好。这个大房间让他感到很亲切，有两扇窗子，既是卧室，也是餐厅和厨房，里面有胡桃木的家具，铺着红棉布床单的床，餐具橱，圆桌和诺曼底衣柜等。他从餐具橱里拿出餐巾、盆子、叉子、刀和两个玻璃杯。所有这些东西都非常干净，他感到做这些家务事十分有意思，就像小孩子玩办家家似的，看见这些洁白的餐巾他觉得很快活，他也非常爱他的太太，每当他太太打开门将要放声大笑的时候，他也总是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可是当他把猪肉糜放到盆子里，又在旁边放上葡萄酒的时候，突然觉得少点什么似的，便睁大眼睛寻找着。接着，他又极快地从口袋里拉出两包被他忘记了的東西：一小盒沙丁鱼和一块格律耶尔的奶酪。

三点半的钟声敲响了。鲁博踱来踱去，一听见有什么声响，便立刻转过头去，伸长耳朵，侧向楼梯的地方听一听。他等得无聊了，就来到镜子前边，停下来，对着镜子照照。



他并未变老，将近四十，棕色的鬃发，还是颜色鲜艳，没有变淡，浓密的满腮胡子，金灿灿的，如同阳光似的闪闪发亮。他身材中等，可相当强壮，他欣赏自己的相貌，对自己略带扁平的头颅，还有那低低的前额，厚厚的颈项和长着两只光亮、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圆而红润的面孔，都觉得满意。他双眉紧蹙，前额布满妒忌的皱纹。因为他跟一个比自己年轻十五岁的女子结婚，时常在镜子面前这样照照，能够证明自己的确不老。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鲁博跑过去把门稍稍地打开。但是这是车站卖报纸的女商人回到隔壁屋子的声音。他又走了回去，饶有兴致地看到了餐具橱上边的那个贝壳盒。他很熟悉这个盒子，是塞微莉娜送给她奶妈维克托尔大妈的一份礼物。可仅仅这个小东西，就足以让他回想起他的全部恋爱故事。已经近三年了！他出生在南方的普拉桑，是个赶大车人的儿子，曾经在军队里服过役，获得过上士的袖章，当了相当长时间芒特车站的搬运工，之后升任为巴朗坦车站的搬运班长。就是在那儿，他结识了他亲爱的女人，那是她陪着贝尔特小姐自多昂维尔来这里坐火车的时候。贝尔特是格朗穆朗院长的女儿，塞微莉娜·奥布里只是院长家里一名已故园丁的小女孩，院长是她的教父和监护人，十分疼爱她，以致让她陪伴他的女儿，将他们两人一起送到卢昂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这么她也就有了高贵人家的气质。在极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在远远地看着她，鲁博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以一个不粗俗的工人对待一件精致首饰的激情，将她看成一件不易得到的珍宝。在那儿，有他一生中惟一的浪漫故事。他娶她，仅仅是为了快活，能够不要一分钱的嫁妆，然而，当



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她求婚时，实际情况竟大大超过了他的梦想。他不但得到了塞微莉娜和一万法郎的陪嫁，并且，现在已经退休的院长，那时是西部公司的董事会董事，还给了他庇护。婚后的第二日，他就升任为勒哈弗尔车站的副站长。肯定，他自己也有好职员记录：坚守岗位，上班准时，诚实可靠，尽管天资一般，可办事十分灵活等。所有这些优秀的品质，都能够用来解释他的要求能极快地被接受、升迁很快被批准的理由。可是他自己则情愿这样认为，这全部都应归功于他的妻子，因此他很爱她。

当鲁博打开沙丁鱼罐头的时候，的确要失去耐心了。约好是在三点碰头的。她如今会在什么地方呢？她大概不会胡编，说买一双半筒靴和六件衬衫需要一整天吧。他又一次走到镜子前面察觉自己的眉毛都要倒竖起来了，额头上也横上了一道粗粗的皱纹。在勒哈弗尔，他从未有怀疑过她。但是在巴黎，他想象有各种各样的危险、阴谋诡计和或许会犯的过失。一股热血冲上他的脑门，从前那个工班人的拳头，就如同在推车一般，忽然握得紧紧地。无意中他又变成了一个粗野的人，在这种盲目的冲动下，他会把她捶碎的。

塞微莉娜推开门，高兴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是我……嘿，你肯定认为我迷路了吧？”

她二十五岁，光彩照人，好像已经成熟，身材苗条、窈窕，但就她的小骨骼来说，显得丰富了点。乍一看，她并不漂亮，长长的脸，大大的嘴巴，白得出奇的牙齿。可是，仔细看看，她那浓密黑发下面一对蓝蓝的眼睛，却有一种奇特的诱人魅力。

由于她的丈夫不回答她，并且继续用她十分熟悉的游疑



和不安目光审视着她，因此解释说：

“呃，我是跑来的……你设想一下，没法搭上一辆公共马车又不愿花钱租一辆小马车，我就跑来了……看，我浑身热透！”

“得了吧，”他粗鲁地说，“你不会使我相信，你是从便宜商场里出来的吧！”

可是立即，她以小孩一样的俏皮扑上去抱住他的脖子，并用她的胖乎乎可爱的小手捂住他的嘴说道：

“坏蛋，坏蛋，你闭嘴！……你很明白我多爱你。”

她身上表现出这么的一种真诚，让他感到她仍然是那样的天真，那么的伶俐，以至令他狂热地将她紧紧地搂在怀中。他的猜疑经常是以这样的方法结束的。她喜爱躺在他的怀里，让他爱抚她，哄她。他疯狂地亲吻她，但她却不还吻。这个大女孩子，用一种子女对待长辈的感情对待他，让人感到她是一个情窦未开的情人，这恰恰是鲁博的一个隐患。

“那么，你没有把便宜商场里的东西抢劫一空？”

“呃，是的，我将会讲给你听……但是，我们先吃东西吧。我饿死了！……啊，你听好，我为你买来一份小礼物。说，‘我的小礼物。’”

她笑着把脸贴近他，把右手插进自己的口袋里，握住那个东西而不抽出来。

“快说，‘我的小礼物’。”

他也笑了，像老好人一样。并且终于说了：

“我的小礼物。”

这是她刚为他买的一把小刀，来替代他丢掉的那一把，



十五天来，他一直在叨咕着这件事。他快活地叫了起来，发现这把刀棒极了，象牙的柄，闪亮的刀身，是一把簇新漂亮的小刀，他马上就用起来。看到他快活，她也高兴，并开玩笑地让他给她一个苏，这样就能够不割断他们间的友谊。

“我们吃饭，我们吃饭，”她重复着，“不，不，我求你了，不要马上关窗，我还热得要命！”

她也到了窗边，并偎依在他的肩膀上，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注视着车站那一大块地方。此时，浓烟已然散去，在罗马街房子的后边，一轮金铜色的太阳降落在浓雾之中。下边，一部调配机车，将开往茫特的列车带到了定好的轨道，这列车将在四点二十五分出发。车头把它推到长长的站台，停在月台挑棚下面，随后摘钩。下面，在环城线的停车库内，缓冲机的撞击声告诉人们，临时加车已挂好。在铁轨的中间，仅有一部慢车的重型机车停在那里，司机和司炉被旅途的仆仆风尘沾得全身黑乎乎的。机车一动都不动，仿佛很疲倦，喘着气，仅有安全气门透出一丝气流。它等着别人给它让出一条道，好回到巴蒂尼奥勒停车场。一个红色信号灯喀哒喀哒地，一灭一闪，车头开了过去。

“她们真快乐，这些多韦涅的小姑娘！”鲁博说着就离开窗口，“你听见她们在拍打钢琴的声音了吗？……刚刚我见到了亨利，他让我代他问候你。”

“吃饭吧，吃饭吧！”塞微莉娜大声说。

她冲向沙丁鱼，狼吞虎咽地大吃了起来。啊！芒特的小面包早已消化光了。每回到巴黎都使她陶醉。在人行道上奔跑，她感到全身都在颤抖的快乐，她还保持着在便宜商场买东西时的狂热。每年春天，她一下子就能够花掉冬天节省下



来的钱，她道，她宁愿把什么都买好，这样可以节省路费。所以，她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最终，说漏了嘴，把她总共花了三百多法郎的数字也说了出来，脸不好意思地红了起来。

“真了不起！”感到惊讶的鲁博说，“你倒挺会花钱的，你，一个副站长的妻子！……可是，你不是只买六件衬衫和一双半筒靴吗？”

“哎呀！我的朋友，一次性大减价！……一小段优美的条文绸！一顶时髦的帽子，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做工考究的绣边衬裙！一切的一切，全部便宜得不得了，要是在勒哈弗尔，我得花双倍的钱……他们立马给我送来，你瞧吧！”

她兴高采烈，显得那么的好看，又露出惭愧、哀求的神态，他也只好笑着作罢。再说，这顿临时安排的小午餐是如此地令人感到喜悦，在这个房间里，仅有他们两个人，这比在餐厅里有意思多了。她通常只喝凉水，可如今，她禁不住不知不觉地把她杯子里的白葡萄酒喝光了。一盒沙丁鱼吃光了，他们就用新买来的漂亮小刀切猪肉糜。切得是这么的漂亮，实在是杰作。

“而你呢，喂，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她问道，“你让我闲聊，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跟县长的事是如何了结的。”

于是，他就详细地讲了开发部主任接待他的情景。呃！这是惯例的严厉训斥！他说他为自己辩解，说明事实真相，说这个萎靡不振的县长如何固执地要将他的狗带进头等车厢，而当时正有一辆二等车厢为猎人和他们的牲畜保留着，相骂就这样开始了，并且彼此骂了一些难听的话。总而言之，主任也认为，要别人遵循规章制度是对的，然而，可怕



的是，正如他自己也承认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不会永远是主人。”这么一来，人家便怀疑他是共和党人。要明白，一八六九年议会开幕时的辩论和下一次普选所暗中暗含着的恐惧，已让政府疑虑重重。因此，如果没有格朗穆朗院长的照顾，人家肯定会调动他的工作。还有，他还只得在道歉书上签了字，这也是格朗穆朗院长劝告他写的。

塞微莉娜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

“嗯？我是正确的，在你受到一顿痛骂以前，我要你给他写封信，同时要我跟你一道去看望他一次……我很明白，他会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

“是的，他很喜欢你，”鲁博接着说，“他在公司里很有威信……你稍微想想，做一个好职员究竟有什么用，啊！人家对我的称赞算不少了，尽管没有创造性，可是行为规矩，服从领导，勇敢等，总的来说，什么都不错！你瞧，我亲爱的，如果你不是我的妻子，要不是格朗穆朗院长出于对你的友谊为我辩护，我已然完蛋了，人们肯定会处罚我，把我调到哪一个小车站去了。”

她的目光无目的地凝视着什么，嘴里咕噜咕噜地像自言自语一样地说：

“啊！确实，这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

一段沉默。她停止了吃东西，还是睁大她的眼睛，目光消失在远处。肯定，她想起了她童年时候的生活。那是在离卢昂十七公里的多昂维尔的城堡里。她从未见到过自己的母亲，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她的爸爸，园丁奥布里就去世了，就在这时期，已成为鰥夫的院长把她留下，要他跟他的女儿贝尔特作伴，由他的妹妹博纳蕪太太监护。院长的妹妹是一



位手工厂主的妻子，当时也已经守寡，如今那座城堡就归她所有。贝尔特比她大两岁，在她结婚之后的六个月，也同拉舍内斯先生结了婚，拉舍内斯先生是卢昂法院的推事，一个干瘪、黄脸的矮个子男人。开始的那一年，院长还是这个地区法院的头儿，就在这一年，他结束了辉煌的法官生涯，退休了。院长生于一八零四年，一八三零年革命的第二天，他担任了迪涅的代理检查官，接下来是枫丹白露、巴黎，之后是特鲁瓦的检察官和雷恩的代理检察长，最后是卢昂法院院长。院长拥有几百万的家产，一八五五年起当选为省会议员，退休的那一天，并且获得荣誉团骑士勋章。她想到了更远的一些事，看见了他还是那么结实的矮个子，如同刷子一般的过早灰白的金色头发，他没有留八字胡，但有一圈剪得很短的络腮胡子，一张四方脸，由于一对深蓝色的眼睛和大鼻子而显得严肃。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易接近，让周围的人害怕得发抖。

鲁博不得不提高了嗓门，重复了两遍：

“怎么了！你在想些什么呢？”

她一惊，略略打了个寒栗，由于忽然的惊讶和害怕，摇晃了一下。

“但我什么都没有想。”

“你不吃了，这样说来你不饿了？”

塞微莉娜喝完杯里的白葡萄酒，将盘子里的一块猪肉糜也吃光了。但是，有一件事提醒她，一斤面包已一扫而光，没有留一块同奶酪一同吃。所以他们乱找了一通，在维克托尔大妈的餐具柜里面找到了一段已经变硬的面包时，大声地叫了起来，接着哈哈大笑。虽然窗子是开着的，房子里仍然



很热，年青的妻子背后就是火炉，这间屋子里的这顿临时准备的中餐食和这场谈话，令她更加兴奋，她的粉红色的脸也变得更红了。说起维克托尔大妈，鲁博又想起了格朗穆朗，大妈又是一个受他恩惠的女人！大妈原本是一个被人引诱上当的姑娘，孩子死之后，就成了塞微莉娜的奶妈，刚刚塞微莉娜还把她看作为自己的生母。之后，大妈嫁给了公司中的一名司炉，她在巴黎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仅靠不多的裁缝收入度日，她的丈夫又将什么全都吃光，而当她再次遇到她喂奶的女儿时，从前的关系就接上了，这时她也成了院长的被保护人。如今，院长已为她弄到一个卫生处的职务，看管女厕所的化妆室，这工作是一个美差。公司仅给她一百法郎的年薪，可是，她实际上的收入是一千四百法郎，还不包括住房，就是这间冬天照样能生火的屋子。总之，她的境况是很快活的。鲁博估量着，要是她的丈夫佩葛不在铁路两头花天酒地而把奖金和固定工资带回家说的话，每年能带给她二千八百法郎，这样一来，这个家一共会有四千多法郎的收入，是他这个副站长在勒哈弗尔所得的两倍。

“自然，”他的结论是，“每个女人都不想看管厕所，但是，世上没有不光彩的职业。”

这阵子，他们咕噜直叫的肚子已然平息了下来，仅是以一种疲惫的神态把奶酪切成一块块缓缓地吃着，为延长这顿美餐，他们的话也变得慢吞吞的。

“对了，”他大声地说，“我忘记了问你……为何你拒绝院长，不到多昂维尔住上个两三天？”

在舒舒服服地消化之中，他的思想又回到了早上他们的拜访上，那是在紧靠车站的鲁歇街大楼里，他又瞧见了自己



在一个严肃的大办公室里，耳旁还响着院长对他们说的话，说第二天，他将动身去多昂维尔。接下来，院长似乎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建议他们一起乘当天晚上六点三十分的快车，他将会带他的养女到他的妹妹家去，他妹妹早就给他发出邀请了。可是，年青的妻子找出许多理由阻止她丈夫答应这次邀请。

“你知道，我，”鲁博接着说，“我看这次旅行没有什么不好。你可以在那里呆到星期四，我会照看自己的……不是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他们。拒绝他们的好意，一点都不明智，何况你的拒绝，好像令他感到真正的难受……因此我不停地催促你接受邀请，只是直到你拉住我的外套，我才跟你说一样的话。可是，我还是不清楚……嘿！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塞微莉娜目光游移，做了一个不厌烦的手势。

“我可以让你独自一个人留在家里？”

“这不是一个理由……打我们结婚三年来，你去过两次多昂维尔，就这样在那里渡过一个星期。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你第三次再到那儿去。”

年青的妻子感到更加尴尬，她将头转了过去。

“总之，当时我不想去。你不可以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

鲁博张开双臂，似乎对她宣布他什么也不强迫她。然而，他又说：“啊！你对我隐瞒了什么事……最末一次，是不是博纳蕤太太不很欢迎你？”

啊！不是，博纳蕤太太每次都是热情地接待她的。她是一个如此和蔼可亲的女人，高个子，强壮的身体，满头漂亮



的金色头发，尽管已五十五岁了，可是看起来还是那样的漂亮！从她守寡起，甚至从她丈夫仍活着的时候起，人们就说她一直有一副热心肠，多昂维尔的人全部都喜欢她，将她的邸宅变成了乐园，整个上流社会都来拜访她，这是由于，博纳蕤夫人在司法界曾有过许多朋友。

“那样，你承认，是拉舍斯内夫妇对你冷淡啦？”

肯定的，自从跟拉舍斯内结婚之后，贝尔特小姐已经不是过去的贝尔特了。这个可怜的贝尔特，这样微不足道的红鼻子女人，已经变得不那样亲切了。卢昂的太太们都特别地夸奖贝尔特高贵。所以，像她丈夫这么样又丑，又生硬，又吝啬的人，说得确切些，如同是专来影响他妻子，让她变坏一般。但是，不，贝尔特对她从前的朋友还是恰如其分的，她的同学对她也没有任何具体责怪。

“那么，是院长令你在那里不高兴了？”

到如今为止，塞微莉娜如终用一种一样慢吞吞的语调回答他的问题，这时候，他开始不厌烦了。

“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神经质地接着讲了一些简短的话。人们很少见到院长。他在花园里留有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小屋的门开向凄凉的小巷。他进进出出，人家都不清楚。甚至她的妹妹，也从来不知他到达的确切日期。他坐车去巴朗坦，随后自己夜里开车到多昂维尔，就在小屋里住上几天，谁也不清楚。啊！难道是他，让你在那里觉得难堪。

“我对你提起他，是由于你曾讲过二十次，说你在童年的时候，他曾让你非常害怕。”

“哦，十分的害怕！你总是这么夸张……他没有一丝笑



脸，那是肯定的。他那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你看时，你会立刻低下了头。我看到一些人，在他眼前吓得发抖，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用他的威严和巨大的声誉让他们折服……可是我，他从来也没有责骂过我，我总感到，他是偏爱我的……”

她的声音又变得缓慢起来，双眼无神地注视着前方。

“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女孩的时候，同其他的小朋友们一道在小径上玩耍，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小朋友都会立即躲了起来，甚至她的女儿贝尔特也会由于害怕自己犯了什么错似的，吓得不停地哆嗦，可我，却静静地等着他从我身旁走过，他看见我抬起脸，笑着站在那儿，便会温柔地拍拍我的面颊……之后，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每当贝尔特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常常让我去要求。我说话时不低垂着眼睛，而感到他的目光一直深入到我的肌肤里，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我那时是那样地肯定，他肯定会答应我想要的东西！……哦！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一闭上眼睛，那个花园里的每一簇矮树，别墅里的每一条走廊跟每一个房间，全都会在我的脑海中显现出来。”

她不说话，双目的眼皮合拢，涨红发烫的脸，好像因这些并不想说的往事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这样等了一会儿，双唇微微地掀动着，如同一种不由自主的痉挛，令嘴角痛苦地抽搐着。

“他的确对你很好，”鲁博点上了烟斗，又说道，“他不仅将你当小姐那样地培养，并且，还相当明智地管理你的小额钱财，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又将这笔金额加以扩大……而且还不包括他该留给你的东西，他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件事。”



“是的。”塞微莉娜轻声地说：“这幢莫弗拉十字房，横穿铁路的产业。有时候我们就在那儿度过几天……啊！我绝没有打这幢房子的主意，拉舍斯内一家肯定对他施加了压力，让他什么都不留给我。但是，我甘愿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她讲最末这几句话时，声调是那么地激动，以致令鲁博吃了一惊，他从嘴里取下烟斗，眼睛张得圆圆地瞧着她。

“你这个人实在奇怪，可以确切地说，院长有几百万的家产，他把养女列在遗嘱里边有何不合适的？谁都不会感到惊奇的，而这将能够令我们好好地安排我们的事情。”

接下来，一个令人好笑的念头穿过他的脑子。

“你大概不会害怕被看成他的女儿吧？……因为，你明白，院长虽然态度冷冰冰的，人们私下里还是说了他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传说，甚至在他妻子去世之前，所有的女佣都与他有过这类的事。总的说来，他是一个强壮的老东西，就是在今天，你看好了，他也会去撩起女人的裙子的……我的天啊，要是你是他的女儿呢？不说了。”

塞微莉娜忽地站了起来，两颊火辣辣的，浓密的黑发下面，一双蓝色的眼睛射出游移惊恐的眼光。

“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我不喜欢你用这个来开玩笑，你听见吗？我长得像他吗？……好啦，够了，我们说点别的吧。我不想去多昂维尔，是由于我不愿意，由于我更喜欢跟你一起回勒哈佛尔。”

他摇了摇头，打一个手势，让她安静下来。好啦，好啦，既然这会惹你恼火，就不说了吧。他冲她笑笑，从来也没有发现她这样激动，肯定是喝了白葡萄酒的关系。他想得



到她的谅解，便又拿起那把她刚买的小刀，仍然是那样称赞不已，认认真真的揩擦它，为了说明它像剃刀一般锋利，就用它来削自己的指甲。

“已经四点一刻了，”站在杜鹃钟前边的塞微莉娜缓缓说，“我还有些事要准备……应该思考我们上火车的事了。”

可是，为了让自己完全平息下来，在把屋子略作整理之前，她又走去靠在窗口。此刻，他也放下手里的小刀，取下嘴里的烟斗，离开桌子，走到她的身边，从后边，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他搂着她，将自己的下巴放在她的肩膀上，头紧挨着她的头。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着你，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在他们的下边，很多的小调配机车不停地开来开去，像勤快细心的家庭主妇那样忙碌着，人们几乎听不到轻轻的车轮转动声和汽笛的小心鸣叫声。这当中有一辆小机车从他们下面驶了过去，消失在欧罗巴天桥下边，将一列已经解开的去多昂维尔的车厢拖到暂时停靠站里。在天桥那儿，它从一辆停车场里单独开出来的机车边上擦了过去。后边这部崭新、坚固，整个机身上的铜和铁都发出亮光的机车，缓悠悠地像孤独者散步似的开了过来，接下来，停了下来，发出两声简短的叫声，向扳道工要求轨道，依照已然调配好的程序，它简直是直接地被送到停在大干线月台上的列车上。这是四点二十五分开往迪耶普的火车。一大群的旅客在互相拥挤着，人们听见装满行李的四轮车滚动的声音，工人将一桶桶的热水推到车厢里。可车头和它的煤水车，带着深沉的撞击声，接上了前边的行李车，人们看到作业班班长，在亲自旋紧挂车杆的螺丝。在靠近巴蒂尼奥勒的那个方向，天空已